

一、什麼時候天才會亮呢？

蕭蕭

隨著父親種田這麼二、三十年，真的很少看見父親拿什麼收成去換錢。稻穀收進穀倉裡——最早我們家有一個大錢櫃，曾祖父時代是用來放寶物的，但在我記憶中一直是存放稻穀的地方，錢櫃腐朽以後，改用布袋盛裝，堆疊在牆腳。室外還有一個圓形的穀倉，但鼠輩經年盤踞，剝落已極，且容積量頗大，我們三分田地的收穫量置入其中，顯得十分寒酸，早已捨置不用。這些稻穀，通常每隔二、三十天，父親會挑那麼一擔到碾米廠碾成白米，這是我們每日的主糧，其餘會有一大部分雇請牛車送往農會，繳納地租、賦稅、水利費。剩下來沒多少，村裡的雜貨店頭家、理髮店師父，都會陸續來拿取一些，半年來我們買油買鹽所賒的帳，這個時候付清一部分。理髮店師父也來拿取，是因為我們三個男孩都上學了，學校規定幾個禮拜要剃頭一次，他有新式的推剪，我們家只有剃頭刀，媽媽以剃頭刀剃的頭太光了，頭皮刮得青白青白的，會成為大家笑話的對象，所以把理髮的工作包給他，夏冬兩次收成時再付固定數量的稻穀，那時，很多人家都採這種包辦式。

如果穀倉還有一點餘糧，父親才會挑到米店糶掉，換一點錢，買日常生活用品。不過，印象中，糶穀子算不得什麼光彩的事，每次聽到父親和祖母、母親參商要糶穀子了，敏感的我就會感受到他們心頭沉重的壓力，也會跟著他們一起皺緊眉頭，因為這正表示：家裡急需用錢，而家裡根本沒錢。上初中以後，這種周期性的壓力通常出現在註冊的前一天，買月票的前一天，我的心皺得更緊。

稻穀收進穀倉裡，並不代表財源滾進來，納稅、還債，已經難以應付，還要算計突然而來的支出，我就從來沒有見過父親糶了穀子而臉上有著喜孜孜的收穫感，接到幾張錢券，馬上要分配給討錢討了幾天的孩子們啊！

從小，我就在等待，等待父親能從田裡捧回一疊不皺的銀票，嶄新的銀票。但是我沒見過，真的沒見過父親從農作中賺進什麼。

二、美麗的繭

讓世界擁有它的腳步，讓我保有我的繭。當潰爛已極的心靈再不想作一絲一毫的思索時，就讓我靜靜回到我的繭內，以回憶為睡榻，以悲哀為覆被。這是我唯一的美麗。

曾經，每一度春光驚訝著我赤熱的心腸。怎麼回事呀？它們開得多美！我沒有忘記自己睜在花前的喜悅。大自然一花一草生長的韻律，教給我再生的祕密。像花朵對於季節的忠實，我聽到杜鵑顫微微的傾訴。每一度春天之後，我更忠實於我所深愛的。

如今，彷彿春已缺席。突然想起，只是一陣冷寒在心裡，三月春風似剪刀啊！

有時，把自己交給街道，交給電影院的椅子。那一晚，莫名其妙地去電影院，隨便坐著，有人來趕，換了一張椅子，又有人來要，最後，乖乖掏出票看個仔細，摸黑去最角落的座位，這才是自己的。被註定了的，永遠便是註定。突然了悟，一切要強都是徒然，自己的空間早已安排好了，一出生，便是千方百計要往那個空間推去，不管願不願意。乖乖隨著安排，回到那個空間，告別繽紛的世界，告別我所深愛的，回到那個一度逃脫，以為再也不會回去的角落。當鐵柵的聲音落下，我曉得，我再也出不去。

我含笑地躺下，攤著偷回來的記憶，一一檢點。也許，是知道自己的時間不多，也許，很宿命地直覺到終要被遣回，當我進入那片繽紛的世界，便急著把人生的滋味一一嚐遍。很認真，也很死心塌地。一衣一衫，都還有笑聲，還有芳馨。我是要仔細收藏的，畢竟得來不易。在最貼心的衣袋裡，有我最珍惜的名字，我仍要每天喚幾次，感覺那一絲溫暖。它們全曾真心真意待著我。如今在這方黑暗的角落，懷抱著它們入睡，已是我唯一能做的報答。

夠了，我含笑地躺下，這些已夠我做一個美麗的繭。

每天，總有一些聲音在拉扯我，拉我離開心獄，再去找一個新的世界，一切重新再來。她們比我還珍惜我，她們千方百計要找那把鎖解我的手銬腳鐐，那把鎖早已被我遺失。我甘願自裁，也甘願遺失。

對一個疲憊的人，所有的光明正大的話都像一個個彩色的泡沫，對一個薄弱的生命，又怎能命它去鑄堅強的字句？如果死亡是唯一能做的，那麼就任它的性子吧！這是慷慨。

強迫一隻蛹去破繭，讓牠落在蜘蛛的網裡，是否就是仁慈？

三、舞者的背後

有百分之一百的控制，才有百分之一百的自由。

你看過芭蕾舞嗎？很美，是不是？

我一向喜歡舞蹈，總覺得世界上沒有一種藝術，能像舞蹈一樣，不必借助任何工具，只要用自己的身體，就可以表現萬端的情緒，自然讓人感動。小時候，家裡安排妹妹去學跳舞，我去學鋼琴，學了好多年以後，才發現這實在是一項極失敗的安排。

我的音樂感很差，再加上記憶力不好，學鋼琴根本沒有前途。妹妹卻相反，有著驚人的記憶力，聽過的歌曲只要奏出一小段旋律，她立刻能從腦袋裡的小電腦中，找出曲名來。

跳舞卻一直吸引著我，到了升上高中還和同班同學穿著制服，一起去舞蹈班報名。

辛辛苦苦學了兩年，終於也穿上硬鞋，踮著腳尖，跳出一點芭蕾舞的架勢來。

這兩年裡，我和我的同學可真是厚著臉皮，互相打氣，才一路支撐下來。舞蹈班裡其他的學生，都是小孩子，很多七、八歲的小女孩，姿勢做得又規矩又漂亮，我們這兩把老骨頭看在眼裡，痛在心裡，表面又要裝出一副大姐姐的和善樣子，個中滋味，實在不是外人所能了解。

才穿上芭蕾舞硬鞋不久，我們升高三，功課的壓力，加上硬鞋帶來的痛苦，讓我們輕易放棄了堅持兩年的舞蹈。

日後，我也不再有機會親近舞蹈，所幸還留下一個不錯的嗜好，變成一個愛看舞蹈的人。

有一回看外國影片時，看到一位有名的舞者，敘述他的舞蹈經驗。他談了很多練習時候的辛苦，但是他也認為，這樣不斷不斷的練習絕對是必要的，因為他說：「有百分之一百的控制，才有百分之一百的自由。」

舞者展現在我們眼前的輕盈曼妙，是源自背後那百分之一百的自我控制。

自由，是令人羨慕的。我們常常會不由自主地羨慕那些擁有百分之一百自由的人，舞臺上美妙的舞蹈家、技藝超羣的音樂家，甚至於那些在生活中總是踩著浪漫、悠閒步調的人。

有時候，我們也想學一學他們，瀟灑地表現一下，可是換來的，往往是痛苦、笨拙，甚至更大的不自由。……

四、記憶中的麵攤小工

奚 淞

人的記憶有時像弄亂了的檔案冊頁，一些重大的事件，不知積壓入那個角落，以至於淹沒無尋。而片斷當時以為微不足道的印象，竟信手翻得，輪廓鮮明到彷彿可以超越時間和塵灰。

小時候，我住在廈門街。記憶中的巷落黝深，夏天要顯得比實在的更燠熱，冬天就格外陰寒、潮濕了。少年的我，常喜歡在冬日夜晚，手握一元五角紙幣，疾疾穿越黑黑的長弄堂，到巷口燈火微明的路邊麵攤，吃一碗熱騰騰的陽春麵。

記得麵攤是位狀似退伍軍人的高大男子擺設的。盛麵的湯碗粗厚、沉重卻潔淨，襯托得熱湯中幾點飄浮的蔥花，分外顯得青翠芳香。也許是由於老闆沉篤的氣質，這近於無作料的樸實麵食，也吸引了不少晚歸人，前來暖一暖肚腸。

那回，我大口大口的囫圇吞麵，忽然感覺腳下溝水嘩嘩，幾點冷水迸濺上我的腳背。轉頭，我看見了他。

在陰暗牆角、街邊低矮的自來水龍頭下。他穿著單薄的衣服，腳踏高腳木屐，正蹲在破舊凸凹不平的烏舊大鋁盆前，沖洗一大堆麵碗。想來，這人應是麵攤老闆的助手，一位洗碗小工。

說不出是什麼古怪，他竟深深吸引了我的注意。我覺得他不像是在做繁重、卑汙的洗碗工作，倒像是天真的孩子在嬉水遊戲。枯硬的頭髮倒豎，彎身弓背，兩手插在汙水中，他晃晃唧唧的翻弄盆裡的碗盤。撈起一只碗，湊光正面瞧瞧，翻過再來瞧瞧，又放回水裡晃晃唧唧的攪水。半晌，才小心又謹慎，把一隻隻碗當寶貝似的疊放在溝邊磚石上。

他的動作顯得誇張、熱心過度。端一落碗，搖晃著矮小的身軀，把洗淨的碗送到老闆身邊。然後他便呆立在一邊，兩手滴水，好像觀看什麼新鮮事物一樣，兩眼灼灼，瞪看攤邊吃麵的人。麵攤淡薄的光線映上他的臉，那是一張看不出年齡的臉，帶一分奇異而凝滯的微笑。

啊，是個白癡。我心裡這樣想，並且把眼睛不好意思的轉開去。

以後，我發現到麵攤老闆和洗碗小工的合作似有默契、無需言語。一個高大、莊重、嚴肅，從從容容舀湯下麵；另一個始終面帶奇異的笑容，永遠不倦的清洗碗筷，又如小丑角般踏響腳底木屐，匆忙端著麵碗來回跑。兩人形成鮮明的對比、無懈的合作和奇妙的和諧。

五、經驗與體驗

彭瑞金

年長的人常對年輕的人說：「我走過的橋比你走的路還長，我吃過的鹽比你吃的米還多。」這是以經驗取勝的例子。

經驗是可貴的，俗語云：「不經一事，不長一智。」但是經驗並不是絕對可靠，小時候寫錯的字，不經糾正，可能錯上一輩子；小時候養成不良習慣，不受一番教訓，也可能持續發生；甚至有些人還把錯誤的經驗或不正確的價值觀念帶進墳墓裏，終生沒有覺察的機會。

經驗不是坐待時光去累積就能得到，盲目地相信「天增歲月人增智慧」是危險的。憑肉眼觀察，耳聽鼻嗅，加上不太可靠的記憶，誤差總是難免。有一種悲觀的人的經驗論認為：「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以經歷挫折和苦難為增長經驗的途徑。人在面對災難、困難的時候，絞盡腦汁，想盡辦法來排除困難，避開災劫，所獲取的經驗一定是深刻而真確的，所謂「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真正的人生經驗，往往是以生命與苦難換取的，但是這句話的意思，並不是勸人走平順的路上也要故意興風起浪給自己找罪受，或者說趨凶避吉刻意去冒不必要冒的險。相反的，是說走順境的人生之路的人，應該懂得惜福感恩，要有履夷地如歷險境的戒慎之心，才不會在倉惶若失中忽略人生兩岸的景緻。這就是怎樣體認人生的問題。

認真生活的人，都能體驗到人生的真正意義。如果不是活得視若無睹、充耳不聞，人生的旅程走一遭，的確可以增廣許多見聞。但是千萬不要迷信歲月是智慧的自動輸送帶，不必付出什麼代價就能替你送來人生的經驗。偌大的人生世界，一飲一啜，一步一噓，都要身體力行才好，才能活得實在、有味。

認真體驗人生獲取的人生經驗，將可以像獵犬的鼻子一樣，敏銳的嗅出人生的各種訊息

六、傾聽

當第一道晨曦劃破了暗夜，我彷彿聽到萬物的歡呼，陰冷遠去，溫暖來到，世界重又籠罩在光明裏。在一天開始時，讓我們以歡愉的心情面對，從而希望一切圓滿。

黃昏，彩霞滿天，我彷彿聽到落日的祝福，辛勞頓忘，只感到安慰。如果，我們曾勤勉工作，沒有怠惰，那麼，絢麗的雲朵正是上天給予我們的贈禮，涼風習習，一切都將在歡喜中結束。

我常覺得，活著真好。大自然四時的更迭，各有美景呈現，只待我們用心瀏覽。雖然偶爾也很疲累，尤其，眼見競爭日劇，人際關係日益疏離、冷漠，世風敗壞，爾虞我詐，不免感到痛心。人，怎麼可以忘卻那許多崇高的美德呢？不再真誠地付出關懷、彼此信賴、相互欣賞。心，像一把啞了的琴，再也沒有琤琮的樂音流溢，人間果真成了荒原，愈走，風沙愈大了？

是人們願意有情相待，這真摯的情誼將雙方緊緊繫聯，心中的愛發揚實踐，才有人世可貴的德行。紅塵何以會是桃源，讓人依戀難捨？正在於情愛的深濃和寬廣。

我們常不免要承受試煉，但是，縱然風狂雨驟，也總有停歇的一刻，陽光終將從厚重的雲層之後，探出他的笑臉，給予撫慰。不曾走過冷寂的深夜，恐怕也就不易領會天光乍臨的驚喜了。

有一回，我在書上看到這樣的句子：「一個人在世間做了多少事就等於壽命有多長。因此，必須與時日競爭，切莫使時日空過。」的確，歲月匆忙走遠的足音，每令我們心驚。與其把希望寄託於渺茫的來世，則何如在今生勤懇耕耘？我們所播下每一個美善的信念，終將開花結果，和同胞手足共享。尤其，更教我們開心的是：深知在促進人類的和諧上，我們已奉獻了一己之力，那麼，還有什麼遺憾的呢？

我們有耳朵，原是要傾聽世間最動人的聲音，但，怎樣的聲音才動聽呢？是慈悲為懷，勸人為善；是對善行的稱美；是溫暖的話語……而這無一不源於愛。

七、象腳花瓶

喻麗清

啊，真是靜得太好。一個人，走在淡季的博物館裏。靜得這樣美，使我彷彿能夠「看見」我的每一舉步都在推動身邊的空氣，造成一種透明無聲的流動。靜得這樣美，使我想及孤獨的好處，它總不會使你過分的囂張。一個人孤獨的時候，大喜大怒大哀大樂都不至於了。所有的情緒都似乎沖淡成互容的境地，因而哀愁亦微帶喜悅，快樂亦略有憂鬱。「在群眾中，你生活於當時的時代。在孤獨中，你生活於所有的時代。」真正是有感而發的至理名言。靜得這樣——有一種和平的寂寞，溫柔地在身心裏盪漾開來：燙過了的本米酒的滋味，淨白溫熱，盛在精細的小瓷杯裡，獨自對抗著屋外的風雪與粗礫；那樣脆、那樣弱、那樣禁不起的——美。

信步來到史諾獵品陳列室。大象、獅、虎、麋和犀牛。史諾先生是「五大」名狩獵家之一，專門「槍殺」巨型動物。每一個標本旁邊都有他手持獵槍與動物屍身的合照。有人會對「死亡的遊戲」這樣著迷，真叫人吃驚。史諾先生不知道願不願意把自己的屍身也做成一具標本？日本有過一位藝術家，生前曾刻好一具木雕，跟他本人一模一樣，只有頭髮與指甲的部分是等他死後，請人另「栽」上去的。是的，那木雕上的頭髮和指甲是「真」的。然而如果你問我：「真」的是「活」的嗎？我卻答不上來。

噓，讓亡者安息吧。我帶你看一隻花瓶。一隻真的象腳做的花瓶。以前有一個人，他本來也可以成為狩獵名家的。可是，有一次他打了一隻疑心的大笨象，那隻象，是頭軟心腸的母象，牠不能奔躲出槍程之外：完全不是因為牠跑不快，而是因為牠的小象不能跑快。那個人後來只要一閉上眼，還彷彿可以清晰地看到沙塵滾滾之中兩隻象——一大一小——拚命地跑著。大的顧著小的，小的哀哀驚呼。槍聲響起，老象山崩一樣即將倒下，那隻小的……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快跑，快跑，不要管我，不要停下……他彷彿聽見母象力竭聲嘶的忠告……

他作夢也不曾想到，那小小的象影，在一片黃塵裏竟掉過頭來又回到牠母親的身邊。母象終於轟然倒下了，塵土落盡處，母象的屍身恰恰壓在小象的身上。母象，做成了一具美麗的非洲象標本。小象是不堪造就了。他悄悄割下了一隻小象的象腳。就是這一隻可以插上鮮花的象腳花瓶。當然它是真的，看看那幾個腳趾甲，看那粗粗的皺皺的灰皮，是真的活過的一隻小象。那個人，他後來再也不在乎能否成為「名」狩獵家了。據說，他死後，家人散盡了他的一切收藏，唯獨這隻象腳花瓶，他在遺囑中指定了要捐給博物館。

八、絕崖冊：戲

羅 青

必須著手描寫那山上的寂靜了——那慢慢滋長延伸，緩緩變綠變黃的寂靜。再這樣拖下去，連石頭們都要感到不耐煩，而無所適從了。

「先寫誰，先寫誰，先寫誰啊？」青青的小草，輕輕從四面八方圍來繞去，問來詢去，忙得東倒西歪，急來擠去。而慢條「絲」理的風，卻徐徐在山坡上，漫步下去，沉思上來；畫圖畫排佈景似的，把雲移往山頭，退幾步，從山腳下朝上端詳端詳；又把雲移至山腰，爬幾步自山頭上朝下流覽流覽。惹得幾棵躍躍欲飛的樹，坐立不安的，在眾草的問訊聲中，在白雲的嬉戲流中，東躲西藏忽起忽伏，一會兒往草中散花，一會兒向雲中放鳥；一會兒搖旗吶喊，向山示威；一會兒又垂首冥立對風抗議。看得剛剛自山下荊棘叢中好不容易才拐彎抹角爬上來的棧道，一步一回頭的，連該轉的彎都忘了轉，險些摔下深谷中去。這下，弄得在一旁看熱鬧的太陽，笑了，笑得前仰後合，四處打滾，滾入山後天的懷裏，仍笑個不停，直把天的臉，都給笑了個透紅透紅，方才罷休。

而冷峻愛靜的夜，穿著一身黑衣，不聲不響，潛了進來，嚴嚴肅肅，斥退一切。生怕再出甚麼差錯似的，嚴禁任何聲響。而且開始細細整理所有的花樹草雲，重新安排他們的位置，東指西點的，把星星一盞一盞，如警燈一般掛起，掛起，掛起黑幕一片，把舞臺蔽住，令萬物乖乖入息，不許胡鬧。

而現在，必須著手描寫那山上的寂靜了，雖然霜露的角色還沒有著落，山水的位置亦未排定。但呼之欲出的月亮，卻將是太陽出場前的一段精彩伏筆。而結局，或將出人意料的，逸出想像的舞臺之外，似那突現的絕崖，沿霧濃處，直斷而下，了無痕跡。

九、小河淌水

周芬伶

連續好幾天的傾盆大雨，平日乾枯的山溝全都漲滿了水，好像河流也有了清晨的甦醒。

校園變成水的王國，渾濁的水流靈活地向前竄奔，連山路上也匯集了一些小水流，蜿蜿蜒蜒，錯綜複雜，流向不可預知的方向。雨後的樹林有股清俊之氣，一如翻騰過的心湖，忽然平靜下來，落得澄澈清明。路人踩著跳舞的腳步，跳過一個個水窪，臉上都有好玩的神氣。我卻望著這些水流，怔怔發起呆來。

依稀記得有首歌叫「小河淌水」，以前哼它的時候，不能明白淌水的河流如何會引人愉悅高歌。作曲的人似乎懷有不可言宣的神秘喜悅，曲曲在歌中傳達，那是令人思想不透的。

現在，我望著這些狡黠的水流，似乎也能分享那歌中的神秘喜悅了。試想——經過漫長的冬季，厚厚的積雪慢慢溶化，水流從四面八方流來，所有的河流均漲滿了水。那水流啊！以火山爆發的威勢，挾泥沙俱下；然後，沸沸滾滾，向東流去；最後轉為溫婉寧靜，興奮地喘息。鬱積一季的熱情一旦釋放，奔騰翻攪，不可抑遏。

那水流啊！不知是那座高山上的積雪？那處梅梢的雪花？那處清泉的結晶？那一片窗前的雪景？全部到齊了，帶著厚重的泥土味，以及草木的芳香，風塵僕僕地降臨。河流才是歷盡風霜的風霜化身，他才是永不知疲累的流浪者。歌者於焉懷想。

又如果是幾朝風雨，豐沛的雨水滋潤了大地，充實了河流。試想——這樣甜美的水流，將使多少草木死而復活？將使多少田地肥沃？多少花朵因而綻放？多少魚兒更加優游？喜悅必是不斷的了。於是，那個首先發現春之奧祕的歌者，滿心歡欣地笑了，對著浩浩蕩蕩的水流，作出虔誠的謳歌。

我也有謳歌的衝動，只是百番苦思，仍然想不起那首「小河淌水」的調子，更不用說是歌詞了。或許我記錯了，那原不過是一首普普通通訴說河流的歌曲？或許根本沒有這首歌，「小河淌水」這四個字是我編造出來的？或許它不過是歌中的一句，或詩裡的片段，也說不定。就算有這首歌，或許我根本沒學會也說不定。不過，在這春之末、夏之初的清晨，懷想著一首歌，委實美得令人困惑。

一路走去，仍然找不到答案，望著那些狡猾的水流，我開始感到一絲絲煩惱。

十、旅人的眼睛

張 讓

我喜歡旅行。或者說，需要旅行。經常便會有坐立不安的情緒，覺得應該走了。不管到哪裡，總之拔腳離開這裡。而我很清楚問題只在「這裡」和「那裡」，是欲掙脫時空的企圖，是打破現實的渴望。而所謂現實，是四面八方，物質和心靈無法超越的局限。我不談時光旅行或永恆，我只談一點叛逆的自由：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

有的日子，氣溫和陽光正好，和小箏坐在後院，面對一小片樹林和草地，看頂上的天空，在樹林間飛掠的小鳥，聽蟲鳴和鳥叫，感覺微風拂過肌膚，一邊讀書，一邊和小箏說話，那種從生活和時間走了出去的無重量感，恍惚便給我旅行的感覺。

旅行或不旅行，都使我思索旅行的意義。我想的是旅行的需要和目的：為什麼旅行？

早先我已經決定人不可能在家裡旅行，因為旅行必然的條件是離開。也就是，旅行追求的是空間的移動。更進一步說，以空間的變化換取時空的擴張和延長。因此人不可能旅行而不離家，正如不可能既站著又坐著。然而這時我發現旅行與其說是時空的移動，不如說是心境的變動。旅行不管再怎樣匆忙緊張，因為是自願而不是被迫，它的快樂來自這種必然的輕鬆之感。而這種卸去壓力的輕鬆之感，不過是情緒的一種變化，有時只在一念之間，和距離無關。換句話說，旅行終極的意義不過是一種心境。讀書、看電影、散步的平常愉悅，無非也就是精神上的旅行。而這種精神旅行的極致便是詩，所以法國詩人保羅發樂理說：「詩必然是心靈的假期。」像我坐在後院，心神透明如大氣，時空已經不重要。而實際的旅行，往往不超越坐在自己後院的興致，只是一場乏味徒勞的過程。

我心目中的旅行不包括艱苦困掙，重要在某種時空的轉換，心理上的更新。像一種人為的，精神的季節。

能在一個陌生的地方，走過陌生的街道，以平常沒有的雍容和優閒，不急著到哪裡去，只是為了「在」——現在，這裡。旅行的荒謬和驚喜在我們必須千里跋涉以換取「在」的心境，必須到一個遙遠陌生的地方以實現生命在現實中失落或從來欠缺的氣象：一種美，一種境界，或竟只是短暫放縱的奢侈，童年的召喚。